

海茫茫，
许多人和事都像过眼云烟似的消逝了，
但是有些甜蜜而微不足道的往事，
却能这样怀念。
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是不是对我发生过什么启示或影响，
只觉得它竟比一些热烈的欢畅经验

月

五、 你给我的爱和温暖，
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你给我的名字，并不是你的真实姓名，
而是你希望我成为你自己了。

林文月

散文精选集

陈义芝 主编

林文月

散文精选集

· 陈义芝
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文月散文精选集 / 陈义芝主编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
(新世纪散文家)

ISBN 7-5633-4349-0

I. 林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18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.cn>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菜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8.625 字数: 185 千字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6 000 册 定价: 1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熟识中文创作的人，对先秦诸子散文、汉代纪传体散文，以及李密、陶渊明、江淹、庾信等人的六朝文，韩、柳、欧、苏代表的唐宋文，必不陌生。清初吴楚材、吴调侯叔侄编注的《古文观止》，网罗历代名篇虽有遗漏，但大体轮廓的掌握分明，仍是研读古代散文最重要的读本。

今天我们读古代散文，除《古文观止》上的文章，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，也不可弃，因为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质。归类为小说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写人叙事清雅生动，当小品文读也不错，可欣赏它精练的笔触、机智的余情。而继明代归有光、张岱之后，犹有黄宗羲、袁枚、姚鼐、蒋士铨、龚自珍……

古人说，“文之思也，其神远也”，又说，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当文统与道统厘清，艺术的想像力与语言的精致性即获得高度发扬；迨至明代独抒性灵，清代提倡义理，民国梁启超锤炼的新文体（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），两千年来中文散文的山形水貌，因而更见壮丽。可惜今人不察中文散文有其独特鲜明的传统，往往以西方不重视散文为名，任意贬损散文价值，误导文学形势。

究实而言，粗糙简陋的经验记述与不具审美特质的应用文字，当然算不得散文，就像这世界充斥许多声音，只为沟通、



发泄之用，或无意为之，毫无旋律可言，也就算不得是音乐。但我们不能因为声音之产生容易而漠视声音之创造，同理，不能因“非散文”之充斥而不承认散文所展现的生命价值、启蒙作用。《庖丁解牛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桃花源记》、《滕王阁序》之所以千古传诵，正在于作家内在精神之凝注与文学意趣之挥洒，代代有感应。

清末刘熙载《文概》讲述作文七戒：“旨戒杂，气戒破，局戒乱，语戒习，字戒僻，详略戒失宜，是非戒失实。”分别关切文章的主题、文气、布局、语字、结构、义理，我们拿这个标准来检视现代散文，也很恰当。试以现代（白话）散文前期名家的看法为例。

周作人主张散文要有“记述的”、“艺术性的”特质，“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”，“真实简明便好”。

冰心主张散文创作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”，并且是以作者自己的灵肉“来探索人生”。

朱自清说：“中国文学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，散文的发达，正是顺势。”他认为散文“意在表现自己”，当然也可以“批评着、解释着人生的各面”。

鲁迅主张小品文不该只是“小摆设”，“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；但自然，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”。

林语堂说小品文“可以发挥议论，可以畅泄衷情，可以摹绘人情，可以形容世故，可以札记琐屑，可以谈天说地”，又说散文之技巧在“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”。

梁实秋特重散文的文调，认为“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”，“散文的美，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，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词句，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

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”。

以上这些话皆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,可见白话散文的基础一开始就相当扎实。

梁实秋以降,台湾文坛的散文名家,从琦君到张晓风,从林文月到周芬伶,从王鼎钧到简媜,从董桥到蒋勋,并时聚焦的大家如吴鲁芹、余光中、杨牧、许达然,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集合了才气、人生阅历、丰富学养与深刻智慧于一身的。他们的散文大笔驰骋自如,颇能融会小说情节、戏剧张力、报道文学的现实感、诗语言的象征性。散文的属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,散文的世界乃益加辽阔;散文的样式不再只循旧式美文、杂文、小品文或随笔的路径,科学散文、运动散文、自然散文、文化散文或旅行文学、饮食文学,为人间开发了无数新情境,阐明了无数新事理。

随着资讯世纪的来临,文类势力迭有消长,我预见散文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,而每位作家收入一两篇的散文选,光点涣散,已不足以凸显这一文类的主流成就。“新世纪散文家”书系(九歌版)因而邀当代名家自选名作汇编成册。柳宗元谈读诸子百家的收获,曾说:“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,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,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,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,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,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,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”必先了解各家的艺术风格、表达技法,方能于自我创作时创新超越。这套书以宜于教学研究的体例呈现,欢迎走文学大道的朋友从散文下手!这批优秀作家的作品见证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,他们的创作观更合力建构出当代中文散文最精粹的理论!

陈义芝

第

三

3



推荐林文月

林文月创作散文逾三十年，游心于人世，寻思于学府，描写生命因缘、岁月感悟，以个人独特的欢愁与同时代的光影契合，如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。

古人云“非文之难，有其胸次为难”，林文月的散文冰清慧美如其人，原因就在她胸中溪壑有深致。

何寄澎为本书所写之序论，以题材的新变、体式的突破、风格的塑造、风气的先导四点，推崇林文月作品在散文史上的意义，实精辟之见。

——陈义芝

林文月散文观

散文的经营，是必须费神劳心的，作者万不可忽视这一番努力的过程。但文章无论华丽或朴质，最高的境界还是要经营之复返归于自然，若是处处显露雕凿之痕迹，便不值得称颂。南朝宋代颜延之与谢灵运，俱以华丽的诗风见重于世，江左称“颜谢”，但南史记载延之尝问鲍照（一作汤惠休）己与灵运优劣，照曰：“谢五言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；君诗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绘满眼。”颜延之闻后深以为憾！颜谢二家的诗，便足以说明经营的不同结果。至于由经营而出，达到“行于当行，止于当止”的化境，那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要穷毕生精力追求的最崇高目标了。

——节录洪范版《午后书房》代序

目 录

林文月散文观

辑 一 书 情

3. 在台大的日子
12. 我的读书生活
15. 书 情
18. 记忆中的一片书店
23. 阳光下读诗
29. 怕羞的学者
——James Robert Hightower 印象记
35. 一本书
40. 你的心情
——致《枕草子》作者
45. 终 点
——为《源氏物语》完译而写
49. 一叶文集

目

录

1



辑二 欢愁岁月

55. 父 亲
58. 给母亲梳头发
63. 我的舅舅
71. 给儿子的信
——拟《傅雷家书》
76. 欢愁岁月
82. 台先生的肖像
87. 因百师侧记
92. 温州街到温州街
100. 一位医生的死
106. 尼可与罗杰
116. 脸(外一章)

辑三 窗 外

125. 台北车站最后一瞥
131. 不见琉公圳
138. 东行小记
142. 马兵营之行
150. 迷 园
157. 白 夜
——阿拉斯加印象
161. 佛罗伦萨在下雨
165. 路易湖以南

169. 步过天城隧道
176. 窗 外

辑 四 幻化人生

185. 交 谈
189. 作 品
193. 风之花
199. 幻化人生
205. 佛跳墙
210. 糟炒鸡丝
215.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
——拟《我与老舍与酒》
225. 秋阳似酒风已寒
230. 夜谈
239. A

附录

255. 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
263. 林文月年表
266. 林文月散文重要评论索引



辑一
书情



在台大的日子

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？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。举首仰望，阳光与青天在枝丫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。

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，车停驻其下，运气佳时，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，免除下课返家时的酷热懊闷；而当我学生时代，那一排树尚吝于为行人遮阳；如今我再回来，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，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。

木犹如此，时间流逝何其快速，没有声息，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。

1

我考入台大中文系，在 1952 年。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作为“临时教室”的两排平房里上课，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。我每日骑单车上课，需时约三十分钟。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，犹是田亩间泥路，颠簸多石，不小心会掉落田中。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，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。我把单车



停放在车篷内，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，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。

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，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，又仿佛更延伸至稍远处。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，投以羡慕的眼光；我们的活动范围，不分科系，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。事实上，大一新生有许多课属共同必修课。

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，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、哲学及考古系合上；外文系则人数庞大，自成另一班。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。王先生当时很年轻，教书认真，略微羞涩矜持，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。他改我们的作文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；文后评语，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。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时，总是充满兴奋期待的。

英文，不以系区别，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。我被分在第二组。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，另有法律系、政治系等人。中文系只有我一人，所以颇寂寞。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，采用英文直接教授法，因此同样课本，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。

除国文、英文每周四小时共同科目外，“中国通史”、“三民主义”和“军训”亦属必修课。“三民主义”和“军训”都排在下午，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，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，或阅读课外书，或瞌睡养神，教室内倒是颇安静。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，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，教官也十分满意。

“中国通史”，是由劳干先生教课。没有书，也没有讲义，全凭仔细听小心做笔记。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，所以人人都得自己做笔记。劳先生学问渊博，历史都在脑中。他总是

笑眯眯地上课，兴致好时，会把双臂前后甩动，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。一次，他边甩手边讲课，讲到一半忽停顿说：“不对、不对，方才说的弄错了。”接着再讲对的一段。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，重记对的一段。心想：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？验诸日后自己教学，方知，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。

凌纯声先生是“中研院”院士，教我们“地学通论”，未免大材小用。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。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。有英文、法文和德文书籍，我们如何看得懂？至今难忘的是，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，不得不穿着厚棉袍，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。说着，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，拉下左袖，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。

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。当年中、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，且同班上课。中文系上外文系的“西洋文学概论”，外文系与我们合上“中国文学史”，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。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，无论古希腊史诗神话，讲起来都引人入胜，他讲 Helen of Troy，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。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莫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，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。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，不能再为我们继续讲课，后半段由 Father O'Hara 及夏济安先生代上。欧神父幽默慈祥，《圣经》故事的讲解，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夏先生年轻而热心，课堂上认真教学，课下鼓励学生创作。《文学杂志》在他主持之下，培植了王文兴、白先勇、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。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，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。



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，是大一即将结束时，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。事实上，报考台大时，我的志愿是外文系，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，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“外”字为“中”字，遂入了中文系。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。台先生看我一眼，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，说：“你念得很好嘛！不要转了。”始料未及的景况，令我语塞。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辩吧，只得红着脸退出办公室，系也就没有转成。若干年以后，我写过一篇《读中文系的人》，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。那是我的肺腑之言。

其实，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。大二必修的“中国文学史”，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。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，他采用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为底本，而每多补充意见。直到先生过世后，我们才看到他原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书的文学史讲稿，只是没有出版罢了。

大四那年，与研究生合上“楚辞”。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，于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诸篇，反复考索，进度甚缓，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。当时的教学不重量而重质，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。他的“中国文学史”只讲到唐初，“楚辞”也没有讲完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，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。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。他不喜欢出题琐碎，往往是一个大题目，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，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。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，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，长长考